

寒露时节忆秋韵

王萌萌

寒露将至,昼暖夜凉。道旁街侧,桂米斑驳暗黄,在经风沐雨碾作尘的花期终程,仍断续散发烟火气的甜香。木芙蓉临水盛放,丰姿端艳,皎若秋月。

当此寒气日重的后半秋,天地间时常因温差过大而氤氲着清冷的晨雾或暮霭,雾霭散尽时,尤显得天色澄澈。云中有鸿雁成阵、草木间有虫语凄切,王安石说此季是“忽忽远枝空,寒虫欲怀户”,自然界的生灵原本就比人类更敏感于节气的更替,然而晨昏之时,最爱美的年轻女孩也披上外套,柔软开衫或笔挺风衣下,犹见轻柔裙摆曼妙飘舞。

与老友相约醉白池,园中一派秋光正好,杏黄枫红绚烂似锦、各色秋菊竞绽斗芳。老友说,见此景想到万物盛极而必衰,人生亦如此,难免生出无限愁思,我说正因现下暑热尽而寒气尚微,风光与气候皆明媚宜人,所以才要倍加尽享。然而园中播放的背景音是古琴曲,倒令我回想起十八岁初尝秋愁的情景。

那年夏末,我首次离家出远门,到姑苏古城读大学。头一回过集体生活,最初的新鲜兴奋过后,种种不适凸显出来。饮食的不同、缺少隐私与个人空间的别扭,熬了几夜完成的制图作业未能得到理想分数……种种如今看来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却因未经世事和多愁善感而无限放大,在深秋时节发酵成莫名的伤感落寞。

一个无课阴雨的午后,独自去逛园林散心,想顺便画几幅风景速写作业。为避免人流,有意选择了位于深巷之中、少有游客知晓的艺圃。雨霁初晴,游人寥落,穿过碎石铺就的狭长小径进园。找了入眼的景致速写,一幅假山残荷画完,却觉得线条滞涩,全然不在状态,索性随意游走。忽而听见隐约乐声,极轻却沉着、极淡却悠远,是我喜爱的古琴之音。循琴音而去,过石桥、穿拱门、经竹径,至一处静僻如荒废的小室,见窗内一位看不出年龄的玄衣女子,端坐凝神抚琴。

窗下静听,发觉抚琴者非行家,而是在练习新曲。断续、重复,甚至不时停下沉吟,却总能不躁不怠地继续下去。每当一小段能够较为流畅地奏出,她总会露出小而欢欣的微笑,原本平常的容貌也因眉眼嘴角配合得宜的弧度而显得格外耐看。从她这不太熟练却投入且享受的弹奏中,我仿佛看见流动的画面:湖水如镜、明月初升,淡淡思念漫上离人心头,把酒对空庭、霜冷竹泪瘦,万般思绪如浮云去来,只余清风明月悠然空明……离去时,我烦闷尽消。

回校后直奔图书馆,抱了厚厚一摞书回寝室,一半堆在床上,一半置于案头,此后不论去哪里都随身备一两本,稍有余暇便找个安静处读书。现实生活的琐事不再令我烦恼,画画作图时,也比从前更能耐得住性子。从此后,每当感觉惶惑难安、莫名烦躁时,便知道赶快去静心读书、专心做事总没错,这习惯一直延续,也一直奏效。

当日没好意思出口问曲名,遗憾良久。又有一年深秋,学古琴的朋友推荐了“老八张”,听到薄雪斋弹奏的《良宵引》,依稀辨认出,这便是当年在艺圃听到过的琴曲。或许在音乐上我天赋不高不足以记得多年前听过的旋律,却能记得住某时某刻给我触动极大的画面、细节、情境和感受。但即便记错了又有什么关系,就让这简短安闲的《良宵引》伴我度过漫漫秋夜。忆姑苏大学四载,自认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看似不务正业地逛园林、探古巷、读闲书、纵情山水中感受和汲取了一点来自古人的审美与智慧。

寒露时节,阳气渐退,阴气渐盛,据《黄帝内经》记载:“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生理上应注意保暖、润肺滋阴,精神上则应收敛清简、安养心神。一日寒似一日的秋风,是在提醒我们,该将更多注意力从外部转回内在,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养精蓄锐,为严寒的来临做好准备。一点露寒一点静,身静则生阳、心静则生慧,若能身心静定则阻滞得解、欢喜自生。

逛园子乏了,走进茶室,喝着白毫银针重听几遍《良宵引》,闲聊一番,尽兴而归。老友问下回约会想如何安排,我说先去逛书店、听讲座,再去喝菊花酒、吃螃蟹,可好?

不久前,观赏林风眠的画展,对其多幅以“莲”为主题的画作印象深刻。假日休闲下午茶,偶翻到画册又见莲姿鲜丽,眼前不禁再次浮现,大师笔下灵动的莲花,以及翩翩起舞的鸳鸯、湖畔一丛丛仙子般的芦苇……忽生诗情,便“捉”字写之。

我的心莲/被柔风轻轻地颠/缕缕的馨香/戏挠翁张的鼻尖/并联难以平复的/丝丝的心颤

吴伟余

娇嫩含露的/是一重重桃红的花瓣/叠展冰雪美人似的/圣洁冷艳/浮萍半掩亮闪闪的涟漪/是卧躺云朵晶莹的笑露

茂密的林子/交响着浅黄青翠的叶片/鸟儿欢歌展翅

曼舞婀娜多姿的芦秆/亭亭玉立的鹭鸶/信步烟渚/优雅俯身细语水天/大自然恬静的牧歌/寄身渔舟袅袅炊烟

我收拾太阳栏吻花木的情影/品啖波光粼粼的灿烂

哦,在霞飞雾绕间/令我不停地回望/永不凋谢的心莲

吴伟余

我正在写一部抗战题材的儿童长篇小说,讲述1940年11月至1941年3月间一群在上海北火车站一带流浪的孩子,虽然生活艰辛,但儿童天性使然,他们活泼,好动,也有着自己的快乐,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生存着,找寻着,追求着,成长着。尽管是虚构的小说,可每一处地名都是真实的,这不仅是一种文学上的还原手段,我更想以此表达对历史的尊重,并向一座有着丰沛精神的城市致敬。

为求表述准确,我没光坐在书斋里,凭眺地在网上搜索各种唾手可得资料,而是将笔下写到的地方都徒步走了一遍。这样的踏勘,非但让我获得了特殊的切近感,还了不少意外的发现,让我感受到沧桑的岁月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全然湮没,总有一抹痕迹能重新激活记忆,激活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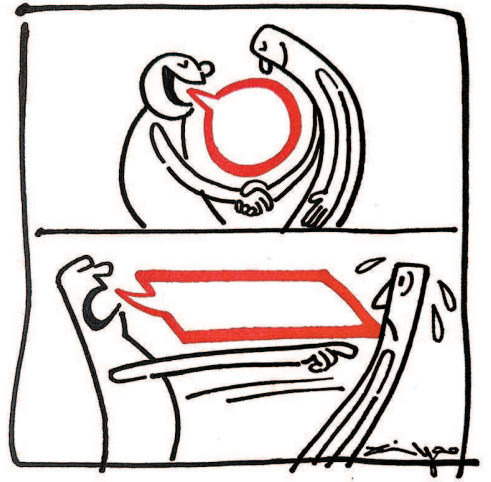
我在写到北火车站前旧日的天目东路时,人云亦云地写成原名天目路。可当我实地走访后,才知根本就不这是回事。天目路是1943年才改的名,这条路自1904年开筑后一直就叫界路,因公共租界和华界以此路划界而得名,路的南侧为公共租界,北侧为华界。北火车站当时之所以选址在界路北侧,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沪宁铁路的建设带动起华界的繁荣,并阻止租界向华界扩张,将上海的整体发展向苏州河北岸推进。我将三十年代初开在北火车站对面的嘉露旅社写进了小说,可在实地踏勘后方知写错了,这家旅馆就叫界路饭店,直到五十年代才改名为嘉露旅社,“嘉露”乃“界路”的沪语谐音。后来,我在上海福利

简平

说,可在实地踏勘后方知写错了,这家旅馆就叫界路饭店,直到五十年代才改名为嘉露旅社,“嘉露”乃“界路”的沪语谐音。后来,我在上海福利营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47年10月编印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上册)》中,果然找到了界路饭店,地址为天目路81号。随着城市变迁,门牌号码的更改是常事,但嘉露旅社却没有改过,当1963年天目路改今名天目东路时,仍是81号。

新民路泰山商场是我小说里的一个重要场景,我会写到泰山大戏院,也就是1956年改名的泰山电影院,但我需要知道泰山大戏院究竟是哪年开业的,不然会有漏洞。网上对此众说纷纭,且互相矛盾。研究近现代海派文献的孙莺女士帮了我,她非但查到1942年2月5日《新闻报》刊登的泰山大戏院本月开幕的广告,还查到一份1941年12月21日的《上海越剧报》,在头条报道中得知泰山大戏院不

雅玩



智慧快餐

郑辛遥

说话讲分寸,办事讲尺寸。

说,可在实地踏勘后方知写错了,这家旅馆就叫界路饭店,直到五十年代才改名为嘉露旅社,“嘉露”乃“界路”的沪语谐音。后来,我在上海福利营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47年10月编印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上册)》中,果然找到了界路饭店,地址为天目路81号。随着城市变迁,门牌号码的更改是常事,但嘉露旅社却没有改过,当1963年天目路改今名天目东路时,仍是81号。

新民路泰山商场是我小说里的一个重要场景,我会写到泰山大戏院,也就是1956年改名的泰山电影院,但我需要知道泰山大戏院究竟是哪年开业的,不然会有漏洞。网上对此众说纷纭,且互相矛盾。研究近现代海派文献的孙莺女士帮了我,她非但查到1942年2月5日《新闻报》刊登的泰山大戏院本月开幕的广告,还查到一份1941年12月21日的《上海越剧报》,在头条报道中得知泰山大戏院不

简平

但放映电影,更是有的一段如文中所说的“铁一般的事实”,也即泰山大戏院的前身金光大戏院是女子越剧的演出场所,但其所在的福生路(今罗浮路)被日军占领后,拉起了铁丝网,进入时还要查验身份,观众看戏十分不便,这才有越剧界人士集资在新民路建造一座“大规模”的女子越剧演出戏院。我在现场踏勘时,才明白新民路位于公共租界,侵华日军当时尚未得手。

至于我小说中的“重地”北火车站,1908年3月沪宁铁路正式开通后修建,只是太简陋了,只有6间平房,所以,请了一位英国设计师,在第二年建了座四层办公楼。这是一栋

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除了底层的外墙是白色花岗岩,别的楼层都用红砖砌成,一根根的大理石廊柱顶天立地,一个个拱形门窗像是半个圆月,还嵌着一块块浅色小条石,看上去又像是眼睛上的睫毛,整幢楼有76间房间,犹如童话里的城堡,成了上海的标志性建筑。这么漂亮的一座车站,却在1932年、1937年两次淞沪战争中遭受日军狂轰滥炸,及至被毁。2004年,在天目东路200号原址,按1:0.8比例重建了这座四层办公楼,现为上海铁路博物馆。我徜徉在博物馆里,觉得每一步都能踏出写入我小说的文字。

也变了,像是一位男中音,又浑厚又沉稳,比起夏天的叫声,我反倒觉得耐听得多了。

秋风起,天气凉,大人孩子脱去夏装,换上了秋装,蛐蛐的颜色由浅绿变成了深绿,灰褐色的肚皮,一鼓一鼓地,还是一个劲在叫“哥哥、哥哥”。秋天的脚步勤快得很,一转眼,秋风就写下了“秋色赋”,树叶发黄了,渐渐枯萎了,纷纷扬扬的,从树枝头掉落,在我的脚下沙沙作响。秋蛐蛐的叫声不再清亮了,声音有点嘶哑,那是秋蛐蛐最后的歌唱。终于有一天,蛐蛐笼里没有了动静。我上前一看,秋蛐蛐趴着,一动不动,两根长长的触须,不再抖动,也不再飘忽了。笼眼里,剩下的那半粒毛豆,上面留下的,是秋蛐蛐昨天啃咬的痕迹。

深秋来临了,秋蛐蛐的叫声离我越来越远了。可我知道,蛐蛐的叫声是不会终止的。我在期盼来年夏天,当树上的叶子由浅绿变成深绿,蛐蛐的叫声又将响起,一阵又一阵,那是新一轮生命的欢歌啊!到那时,我又会去花市,站在摊位前,听蛐蛐欢叫。

声买下准没错。蛐蛐买回家,我将笼子挂在窗框上,蛐蛐的叫声,越发地清亮亮。

盛夏季节的蛐蛐,挺着个草绿色大肚子,肚皮里好像装了许多歌,怎么也唱不完。两根长触须,一左一右,抖动着,飘忽着,像极了两根翩翩飞舞的指挥棒,蛐蛐的叫声更加高亢和奔放了。红彤彤的太阳挂在半空,炙烤得人大汗淋漓。我在家里听蛐蛐叫,仿

若在聆听自然之音。蛐蛐叫得累了,停下歇会儿,刹那间,我的周围显得一片宁静。原来,夏天也不是那样地让人烦躁呢。我喜欢听蛐蛐叫,也喜欢看蛐蛐吃东西,将一粒毛豆塞进笼眼,蛐蛐立刻饿虎扑食,伸出两只前足,张开嘴,露出两只蟋蟀般的板牙,捧着啃着,一粒毛豆就剩下了半粒,毛豆上,留下了蛐蛐啃咬的痕迹。夏天过去了,蛐蛐的身体变得圆滚滚的,腹部的草绿色变成了灰褐色,叫声

声买下准没错。蛐蛐买回家,我将笼子挂在窗框上,蛐蛐的叫声,越发地清亮亮。

盛夏季节的蛐蛐,挺着个草绿色大肚子,肚皮里好像装了许多歌,怎么也唱不完。两根长触须,一左一右,抖动着,飘忽着,像极了两根翩翩飞舞的指挥棒,蛐蛐的叫声更加高亢和奔放了。红彤彤的太阳挂在半空,炙烤得人大汗淋漓。我在家里听蛐蛐叫,仿

若在聆听自然之音。蛐蛐叫得累了,停下歇会儿,刹那间,我的周围显得一片宁静。原来,夏天也不是那样地让人烦躁呢。我喜欢听蛐蛐叫,也喜欢看蛐蛐吃东西,将一粒毛豆塞进笼眼,蛐蛐立刻饿虎扑食,伸出两只前足,张开嘴,露出两只蟋蟀般的板牙,捧着啃着,一粒毛豆就剩下了半粒,毛豆上,留下了蛐蛐啃咬的痕迹。夏天过去了,蛐蛐的身体变得圆滚滚的,腹部的草绿色变成了灰褐色,叫声

雅玩

搬完家以后,准备把房子出租,玻璃上到处都是孩子贴的卡通贴纸,事情太多,我在平台上选了一个保洁阿姨过来帮忙。阿姨自带一整套专业工具,可以压缩的折叠塑料桶,大小不一的刷子,还有各种瓶瓶罐罐。

不好意思只让阿姨干活,于是两人一起打扫,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得知她上午已经忙完了两个活,我是她下午的第一家,接下去还有两家,一天五六家从早忙到晚。阿姨看上去有点富态,皮肤也很好。“阿姨,你今年多大年纪?”“我六十五了。”“看不出来。”

“以前才是真的年轻看不出年纪,我以前从来不干活。”阿姨似乎打开了话匣子,讲到自己五十岁以前都是养尊处优的生活,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是老公挣钱多,她以前连饭都不会做。老公中风以后,她没有办法,只得出来干活,家里还有两个儿子没有成家。

“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找不到什么工作,只有干这个了,而且现结。”阿姨开始跟我唠她见过的各种客户,也有赖账的,“他刚开始说一次性跟我结,我打扫了四五次问他要钱,每次都说不行,后来干脆跟我说没有钱,要么就是不在家。”阿姨知道他还在,门外的鞋子她认得。我跟阿姨说可以报警,如果聊天记录还在。她有点不好意思,“我从来没有报过警”。阿姨的长期客户里,有一个小姑娘一室户,家里养了很多猫,“我过去主要就是收拾猫毛的,小姑娘人很好,只要干

净了,就可以早走。”另外一户是个外国人,“他不会讲中文,我不会讲外语,他会用支付宝付钱就行了”。也有特别难伺候的客户,“有一户人家,我打扫的时候没有说什么,扫完以后去平台投诉,说我扫得不干净,平台就扣我钱。”

我一边听着,一边思绪缥缈,想起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一笔笔经济账的背后是生活在低处的困窘,为了节省时间,他将吃饭上厕所都省去,但是客户对于快递小哥的时间并不在意,根据自己的要求随意更换时间和地址,觉得理所应当,没有满足就投诉。在消费市场上,保洁员也好,快递员也好,他们努力地工作着,有时不一定达到客户的要求,而我们是否应该对他们宽容一些呢?

看我用指甲一点点刮玻璃上贴纸,阿姨递给我一把刮刀,“用这个,快得很。”她麻溜地用刮子拆了油烟机的接油盒。不一会儿,又拉出伸缩杆的扫把和拖把,显然已经对保洁游刃有余。我问阿姨还要不要帮忙带孙子,阿姨笑着回答我,“大儿子的孙女我已经带大了,现在多挣钱给小儿子成家。老公现在又不能挣钱,只能我来了。想一想,前面几十年我享福,后面就让他享福吧。”阿姨没有多说什么,照顾一个中风的男人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他曾经辉煌过。

我无从知晓她更多的故事,只是在我们相处的那一刻,我们彼此看见。

不被看见的她们

胡 笛

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除了底层的外墙是白色花岗岩,别的楼层都用红砖砌成,一根根的大理石廊柱顶天立地,一个个拱形门窗像是半个圆月,还嵌着一块块浅色小条石,看上去又像是眼睛上的睫毛,整幢楼有76间房间,犹如童话里的城堡,成了上海的标志性建筑。这么漂亮的一座车站,却在1932年、1937年两次淞沪战争中遭受日军狂轰滥炸,及至被毁。2004年,在天目东路200号原址,按1:0.8比例重建了这座四层办公楼,现为上海铁路博物馆。我徜徉在博物馆里,觉得每一步都能踏出写入我小说的文字。

也变了,像是一位男中音,又浑厚又沉稳,比起夏天的叫声,我反倒觉得耐听得多了。

秋风起,天气凉,大人孩子脱去夏装,换上了秋装,蛐蛐的颜色由浅绿变成了深绿,灰褐色的肚皮,一鼓一鼓地,还是一个劲在叫“哥哥、哥哥”。秋天的脚步勤快得很,一转眼,秋风就写下了“秋色赋”,树叶发黄了,渐渐枯萎了,纷纷扬扬的,从树枝头掉落,在我的脚下沙沙作响。秋蛐蛐的叫声不再清亮了,声音有点嘶哑,那是秋蛐蛐最后的歌唱。终于有一天,蛐蛐笼里没有了动静。我上前一看,秋蛐蛐趴着,一动不动,两根长长的触须,不再抖动,也不再飘忽了。笼眼里,剩下的那半粒毛豆,上面留下的,是秋蛐蛐昨天啃咬的痕迹。

深秋来临了,秋蛐蛐的叫声离我越来越远了。可我知道,蛐蛐的叫声是不会终止的。我在期盼来年夏天,当树上的叶子由浅绿变成深绿,蛐蛐的叫声又将响起,一阵又一阵,那是新一轮生命的欢歌啊!到那时,我又会去花市,站在摊位前,听蛐蛐欢叫。

声买下准没错。蛐蛐买回家,我将笼子挂在窗框上,蛐蛐的叫声,越发地清亮亮。

盛夏季节的蛐蛐,挺着个草绿色大肚子,肚皮里好像装了许多歌,怎么也唱不完。两根长触须,一左一右,抖动着,飘忽着,像极了两根翩翩飞舞的指挥棒,蛐蛐的叫声更加高亢和奔放了。红彤彤的太阳挂在半空,炙烤得人大汗淋漓。我在家里听蛐蛐叫,仿

若在聆听自然之音。蛐蛐叫得累了,停下歇会儿,刹那间,我的周围显得一片宁静。原来,夏天也不是那样地让人烦躁呢。我喜欢听蛐蛐叫,也喜欢看蛐蛐吃东西,将一粒毛豆塞进笼眼,蛐蛐立刻饿虎扑食,伸出两只前足,张开嘴,露出两只蟋蟀般的板牙,捧着啃着,一粒毛豆就剩下了半粒,毛豆上,留下了蛐蛐啃咬的痕迹。夏天过去了,蛐蛐的身体变得圆滚滚的,腹部的草绿色变成了灰褐色,叫声

简平

声买下准没错。蛐蛐买回家,我将笼子挂在窗框上,蛐蛐的叫声,越发地清亮亮。

盛夏季节的蛐蛐,挺着个草绿色大肚子,肚皮里好像装了许多歌,怎么也唱不完。两根长触须,一左一右,抖动着,飘忽着,像极了两根翩翩飞舞的指挥棒,蛐蛐的叫声更加高亢和奔放了。红彤彤的太阳挂在半空,炙烤得人大汗淋漓。我在家里听蛐蛐叫,仿

若在聆听自然之音。蛐蛐叫得累了,停下歇会儿,刹那间,我的周围显得一片宁静。原来,夏天也不是那样地让人烦躁呢。我喜欢听蛐蛐叫,也喜欢看蛐蛐吃东西,将一粒毛豆塞进笼眼,蛐蛐立刻饿虎扑食,伸出两只前足,张开嘴,露出两只蟋蟀般的板牙,捧着啃着,一粒毛豆就剩下了半粒,毛豆上,留下了蛐蛐啃咬的痕迹。夏天过去了,蛐蛐的身体变得圆滚滚的,腹部的草绿色变成了灰褐色,叫声

简平

声买下准没错。蛐蛐买回家,我将笼子挂在窗框上,蛐蛐的叫声,越发地清亮亮。

盛夏季节的蛐蛐,挺着个草绿色大肚子,肚皮里好像装了许多歌,怎么也唱不完。两根长触须,一左一右,抖动着,飘忽着,像极了两根翩翩飞舞的指挥棒,蛐蛐的叫声更加高亢和奔放了。红彤彤的太阳挂在半空,炙烤得人大汗淋漓。我在家里听蛐蛐叫,仿

若在聆听自然之音。蛐蛐叫得累了,停下歇会儿,刹那间,我的周围显得一片宁静。原来,夏天也不是那样地让人烦躁呢。我喜欢听蛐蛐叫,也喜欢看蛐蛐吃东西,将一粒毛豆塞进笼眼,蛐蛐立刻饿虎扑食,伸出两只前足,张开嘴,露出两只蟋蟀般的板牙,捧着啃着,一粒毛豆就剩下了半粒,毛豆上,留下了蛐蛐啃咬的痕迹。夏天过去了,蛐蛐的身体变得圆滚滚的,腹部的草绿色变成了灰褐色,叫声

简平

声买下准没错。蛐蛐买回家,我将笼子挂在窗框上,蛐蛐的叫声,越发地清亮亮。

盛夏季节的蛐蛐,挺着个草绿色大肚子,肚皮里好像装了许多歌,怎么也唱不完。两根长触须,一左一右,抖动着,飘忽着,像极了两根翩翩飞舞的指挥棒,蛐蛐的叫声更加高亢和奔放了。红彤彤的太阳挂在半空,炙烤得人大汗淋漓。我在家里听蛐蛐叫,仿

若在聆听自然之音。蛐蛐叫得累了,停下歇会儿,刹那间,我的周围显得一片宁静。原来,夏天也不是那样地让人烦躁呢。我喜欢听蛐蛐叫,也喜欢看蛐蛐吃东西,将一粒毛豆塞进笼眼,蛐蛐立刻饿虎扑食,伸出两只前足,张开嘴,露出两只蟋蟀般的板牙,捧着啃着,一粒毛豆就剩下了半粒,毛豆上,留下了蛐蛐啃咬的痕迹。夏天过去了,蛐蛐的身体变得圆滚滚的,腹部的草绿色变成了灰褐色,叫声

简平

声买下准没错。蛐蛐买回家,我将笼子挂在窗框上,蛐蛐的叫声,越发地清亮亮。

盛夏季节的蛐蛐,挺着个草绿色大肚子,肚皮里好像装了许多歌,怎么也唱不完。两根长触须,一左一右,抖动着,飘忽着,像极了两根翩翩飞舞的指挥棒,蛐蛐的叫声更加高亢和奔放了。红彤彤的太阳挂在半空,炙烤得人大汗淋漓。我在家里听蛐蛐叫,仿

若在聆听自然之音。蛐蛐叫得累了,停下歇会儿,刹那间,我的周围显得一片宁静。原来,夏天也不是那样地让人烦躁呢。我喜欢听蛐蛐叫,也喜欢看蛐蛐吃东西,将一粒毛豆塞进笼眼,蛐蛐立刻饿虎扑食,伸出两只前足,张开嘴,露出两只蟋蟀般的板牙,捧着啃着,一粒毛豆就剩下了半粒,毛豆上,留下了蛐蛐啃咬的痕迹。夏天过去了,蛐蛐的身体变得圆滚滚的,腹部的草绿色变成了灰褐色,叫声

简平

声买下准没错。蛐蛐买回家,我将笼子挂在窗框上,蛐蛐的叫声,越发地清亮亮。

盛夏季节的蛐蛐,挺着个草绿色大肚子,肚皮里好像装了许多歌,怎么也唱不完。两根长触须,一左一右,抖动着,飘忽着,像极了两根翩翩飞舞的指挥棒,蛐蛐的叫声更加高亢和奔放了。红彤彤的太阳挂在半空,炙烤得人大汗淋漓。我在家里听蛐蛐叫,仿

若在聆听自然之音。蛐蛐叫得累了,停下歇会儿,刹那间,我的周围显得一片宁静。原来,夏天也不是那样地让人烦躁呢。我喜欢听蛐蛐叫,也喜欢看蛐蛐吃东西,将一粒毛豆塞进笼眼,蛐蛐立刻饿虎扑食,伸出两只前足,张开嘴,露出两只蟋蟀般的板牙,捧着啃着,一粒毛豆就剩下了半粒,毛豆上,留下了蛐蛐啃咬的痕迹。夏天过去了,蛐蛐的身体变得圆滚滚的,腹部的草绿色变成了灰褐色,叫声

简平

声买下准没错。蛐蛐买回家,我将笼子挂在窗框上,蛐蛐的叫声,越发地清亮亮。

盛夏季节的蛐蛐,挺着个草绿色大肚子,肚皮里好像装了许多歌,怎么也唱不完。两根长触须,一左一右,抖动着,飘忽着,像极了两根翩翩飞舞的指挥棒,蛐蛐的叫声更加高亢和奔放了。红彤彤的太阳挂在半空,炙烤得人大汗淋漓。我在家里听蛐蛐叫,仿

若在聆听自然之音。蛐蛐叫得累了,停下歇会儿,刹那间,我的周围显得一片宁静。原来,夏天也不是那样地让人烦躁呢。我喜欢听蛐蛐叫,也喜欢看蛐蛐吃东西,将一粒毛豆塞进笼眼,蛐蛐立刻饿虎扑食,伸出两只前足,张开嘴,露出两只蟋蟀般的板牙,捧着啃着,一粒毛豆就剩下了半粒,毛豆上,留下了蛐蛐啃咬的痕迹。夏天过去了,蛐蛐的身体变得圆滚滚的,腹部的草绿色变成了灰褐色,叫声

简平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